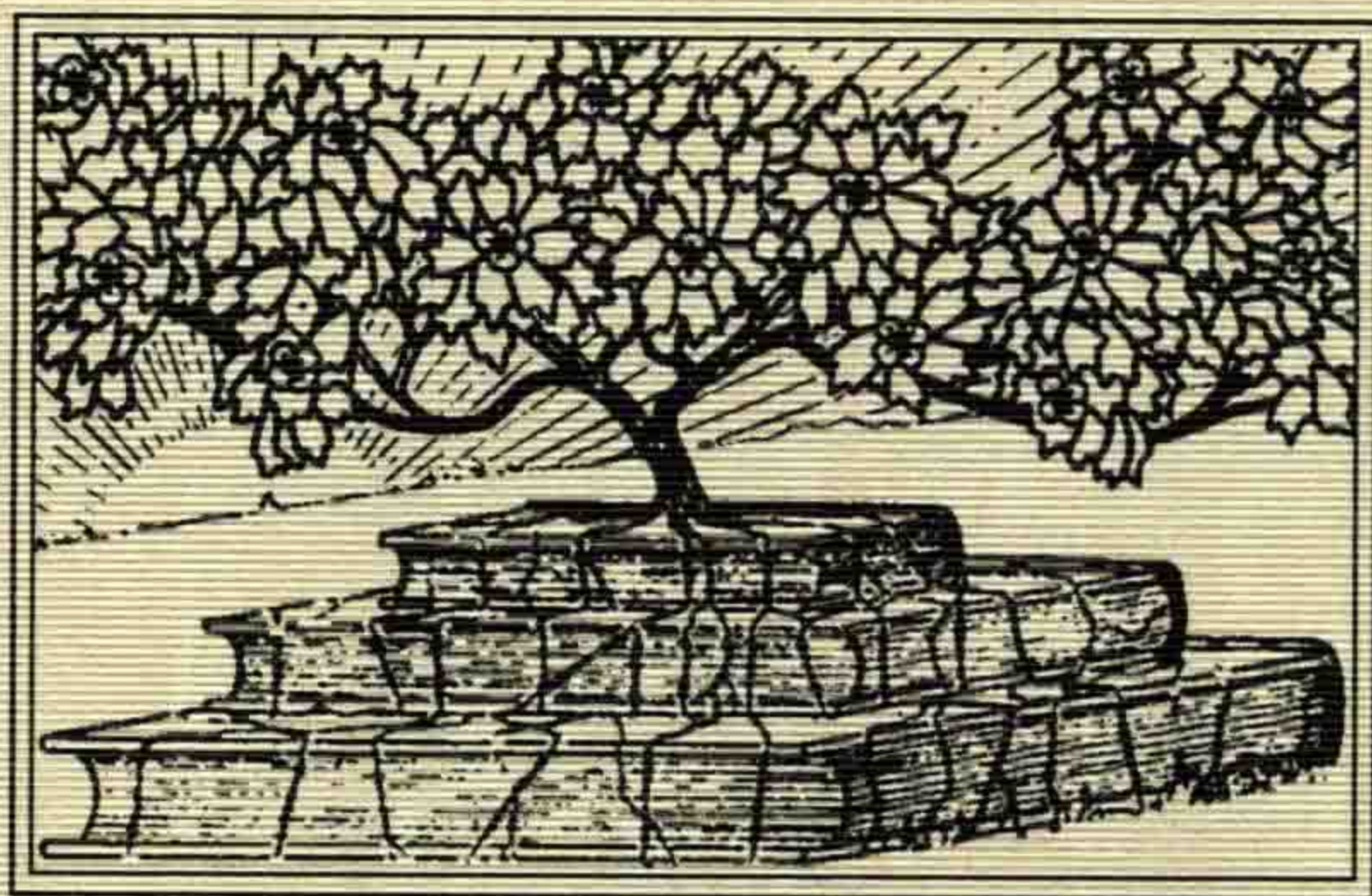


阅 读 日 本

(增 订 版)

— 陈平原 著 —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阅 读 日 本

(增 订 版)

— 陈平原 著 —



Copyright©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日本 / 陈平原著 . -- 增订版 . -- 北京 :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2
ISBN 978-7-108-05782-2

I . ①阅… II . ①陈…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978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排 版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 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78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42.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阅读日本》增订版序 - 1

初版序 - 8

辑一 东游小记

窗外的风景 - 20

东京的古寺 - 24

木屐 - 28

“初诣” - 32

烟雨佛寺 - 37

踏雪访梅 - 40

新年音乐会 - 45

东京之“行” - 48

伊豆行 - 52

辑二 阅读日本

扪碑记 - 60

招魂 - 64

汤岛梅花 - 69

神輿竞演 - 75

历史文化散步 - 80

从东京到江戸 - 88

文学碑 - 97

西乡铜像 - 106

开国纪念 - 118

“教育第一” - 127

“厕所文化” - 135

辑三 东京读书记

小引 - 146

文库文化	- 147
教养新书	- 151
讲座学术	- 156
神田书肆街	- 162
丸山“福泽”	- 166
日本论名著	- 171
东洋学系谱	- 176
作为“乐谱”的丸山真男	- 181

辑四 结缘小集

今夜料睹月华明	- 192
春花秋月杜鹃夏	- 198
书卷多情似故人	- 203
共同研究是否可能——重读中岛碧先生信有感	- 208
丸尾教授的“年头诗”	- 215
一次会议和一本新书——追怀丸山昇先生	- 224

燕山柳色太凄迷	- 238
“从鲁迅出发”——读《鲁迅比较研究》	- 250
“失败的英雄”	- 255

辑五 四国行

城市与大学	- 262
古迹与名胜	- 267
文学碑与纪念馆	- 273
阿波舞与巡礼路	- 282
初版后记	- 287

《阅读日本》增订版序

屈指算来，初次刊行《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十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名人看世界”的“印象系列丛书”，先有朱自清的《欧洲印象》、季羨林的《德国印象》、柳鸣九的《法国印象》，为了补缺，出版社邀我从《阅读日本》中选择若干篇配图，编成一册《日本印象》。这回的增订版，算是第三回出演，希望就此一锤定音。

说实话，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正如《初版后记》所说，“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此次增订，虽颇多补充，也仍不脱“清新却浅陋”的基本面貌。

前三辑没有变化，忠实于当初的感觉，是非对错，一律不改。原先凑数的第四辑，这回仅保留“结缘小集”四个字，其余全部

解散。补充进来的十则短文，都与正题相关，总算排除“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至于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书中所收各文，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撰于1990年6月的《今夜料睹月华明》《春花秋月杜鹃夏》《书卷多情似故人》。这三则随笔，是我第一次旅日归来的习作，走马观花，兴奋不已，真诚但浅薄。作为我“阅读日本”的前史，依旧值得保留。至于“阅读”之后，偶尔撰写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学术交流的副产品。

几年前，我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中谈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读书的“风景”——大学生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265页）很高兴我“阅读日本”的主体部分，形成于交流尚属难得、风气也未变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与“倾听”都很真诚。那时中日关系很好，普通民众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学者之间更是

相互理解与支持。

正因此，初版《阅读日本》整体形象“很阳光”。除了时代氛围，还有个人经历。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颇受优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会及学界美好的一面。也曾听到留学生吐槽，可我对他们的委屈与愤慨体会不深，无法代言。阅历如此，加上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自家疗病，而不是为他人开药方——致使我更多地谈论日本的好处。《初版后记》中，我引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称“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那确实是当初的写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场。其中的关键，我并非日本学专家，偶尔“阅读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镜子，正自家衣冠。毕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还记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这个词。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距离很大，民众刚走向国门，面对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会有眩晕的感觉。这个词现在偶尔还在用，但已经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了。须知80年代谈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与反思的，如今则只是旅游标签，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文化震撼之旅·日本》《文化震撼之旅·法国》等。

因有钱而不再低调的中国游客，成群结队走出去，自然是休闲观光加购物，再就是对异文化“痛下针砭”。这与我们当初的

惶惑与心虚，见贤思齐、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方才有今天这点挺直腰杆说话的底气。我不喜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因那好像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似的。其实，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若不体会此前的苦难与屈辱，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也就不怎么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始终警惕鲁迅所讥讽的“爱国的自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大国子民，中国人普遍抱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一不小心就会浮出海面的。对于这一点，国人必须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走出去，面对大千世界，还是以鉴赏为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还不到摆阔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澜不惊。若“一阔脸就变”，未免显得太没文化、也太没出息了。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国度、民族、文化、风景，这既是心态，也是修养。

记得很清楚，1994年4月的某一天，在从小樽开往敦贺的海轮上，我连猜带蒙地读报，惊叹日本人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报上称，换一种统计方式，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日本。过了十多年，具体说是2011年，这预言终于实现。这只是数字，可我深刻体会到两国民众心理的巨大变化。不说中国人为此“第二”所

付出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等），就说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及舒适度，与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显，你到乡村走走就明白。这也是我不改初衷，愿意修订重刊《阅读日本》的缘故。

在我看来，日渐富裕的中国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参见《“道不同”，更需“相为谋”》，2015年5月13日《中华读书报》）。说这段话，是有感于时代风气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刊行增订版《阅读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启迪过我的日本文化或帮助过我的日本学者致意。

当初为写《阅读日本》，我拟了好多题目，也做了不少资料准备。如今翻阅诸如“和服与羊羹”“东洋车与博览会”“大相扑与歌舞伎”“水户黄门”“泉岳寺里的说书碑”“夏目漱石遗迹”“徂徕碑与福泽墓”“江户名所百图”“作为游记作家的贝原益轩”“栲冢、游女与三味线”等题目，以及相关笔记，依旧兴趣盎然。只是当初没能一鼓作气，回国后杂事繁多，匆匆将手头文章结集，再也没有时间与勇气续写。再说，时过境迁，年轻一辈的学识、见解与文采，均超过我当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说

到底，那是特定时间、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产物。

此次增订，补充了各文出处，以见写作初衷，同时，向刊登拙文的《瞭望》《美文》《读书》《十月》《大地》《书屋》《中华散文》《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书城》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表达谢意。尤其需要致意的是《光明日报》和《东方》杂志，当初曾腾出宝贵的篇幅，连载我那些非文非学的随笔。

同时期撰写的相关随笔，以下三篇没有收入本书，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大学百年》（初刊于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后收入《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中国教育之我见》（日文本刊《文》1994年夏季号，中文本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日文本刊《思想》1995年第7期，中文本刊《现代与传统》第七辑[1995年6月]，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至于收录曾入别的集子的《燕山柳色太凄迷》和《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是为了话题的完整性，日后他书重刊，将加以调整。

书中附录了中岛碧教授的信札以及丸尾常喜教授的“年头诗”，是为了怀念两位故人。记得当初我将这些“年头诗”推荐

给《美文》杂志刊发，丸尾先生很高兴。至于为纪念中岛碧先生而在《中华读书报》刊发《共同研究是否可能》，并附录原信，得到了中岛长文先生的嘉许。

此次增订，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后记。夏君的序言光彩依旧，自然只字未动；我的后记则颇有蛇足，因新书篇目调整，最后一段自我辩解显得多余。只是为了保持原作风貌，同样未作删改。

2016年3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版序

夏晓虹

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我不知道，假如在一个世纪前，我看到的会不会是“竹枝词”一类的纪事诗，当年出游日本的文人学者，没少为我们留下这些东西。如今，我们还可以借助黄遵宪等人的诗作，探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曾经给予中国怎样的冲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必须即席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若要说清楚对于异国的感受，我觉得散文还是好过诗歌。黄遵宪之所以只能以《日本杂事诗》为《日本国志》的副产品，恐怕原因也在此。

据说，地球正在变小。“地球村”的说法使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成了我们的近邻，传播媒介的进步，更让我们打开电视机，便可“目游”全球。古语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好像确已成为现实。如此说来，了解他国在今日并非难事。但这其中不

无误会。距离感的接近其实只令我们对别国平添了一份亲近，以为在地球上任何一处发生的事情，都非与己无关。而对植根于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深处的文化基因，书本和画面原有力不能及之处。更何况，个人的体会乃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非足履其地，亲接其人，不会有真感动。尽管临行前购买了许多介绍日本文化思想以及风土人情的书籍以备查考，平原君显然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心智。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个能写好多本书的大题目，不必我说，也非我所能道。平原君从一些小开口进入，借谈日本，反省中国，属于他的别有会心，有此书在，也无须我饶舌。既然“阅读日本”无论大题小题均可不作，只有另寻门径。好在我本与平原君同行，且嗜游胜于善读，故而对于“周游日本”的话题尚可发言，正不妨权充导游，以明行踪。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到过日本的康有为有一方长文别章，在其门人友生的回忆文章中常见提起：“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历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不说气魄，单是行迹，便令我辈望尘莫及。“历遍四洲”不易做到，追踪前贤，经一国，游四岛，应可实现，谁知还是功亏一篑。虽有大半载的光阴，四国却只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隔着车窗，隐没在濑户大桥的另一端，引人遐想。即便如此，我们的游兴之高，已使日本友人惊

叹不已。

说是同行，我实比平原君迟到三个月。当我取道香港抵达东京时，节令已进入冬季。大约是东京仅见的窗外那株红枫也不再能坚持，三两日后，叶片便黄萎凋落。整个冬天，只得蛰伏东京，在市内各处游荡。好在学会乘车，可以看地图认道路，穿行小巷，寻找僻寺，游走大街，领略繁华，原也乐趣无穷。东京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一流大都市，国际化程度自是极高。圣诞节银座高雅精致的橱窗艺术，表参道学自巴黎的圣诞灯树，静静等待参观西方印象派画展见首不见尾的长龙队伍，为迎接新年而举办的几十场爆满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演出，都是在日本其他各处无法得见的景象。依靠热心朋友的指点，我们有幸一一领会。不过，即使在东京，日本的传统仍未被国际化淹没。印象派绘画之外，此时最多参观的便是浮世绘画展，特别对《名所江戸百景》的作者安藤广重尤有好感。原先在国内难以接受的相扑，易地东京却有了新体认，每年照例举办的新年后开始的大相扑初场及四季重大赛事，竟成为收看最多的电视节目。而大有赢得力士最高级别“横纲”之称的，反是来自美国、入籍日本的曙。所谓“越是民族化，越是国际化”，在此似乎也得到了证明。

进入3月，梅花初绽，预示着春季的来临，我们的株守东京也告结束。第一次远足，便是去以观梅闻名的水户。日本人的酷